

# 日出

张天翼



第四届“幸福杯”中学生作文大赛征文主题：“那件充满幸福感的”

初选文编号：0113

作者：集红区三中 八年级二班 刘梓涵(女,13岁)

指导教师：钟乐乐(女,二级教师)

《那件充满幸福感的事：看日出》

13岁之前,我从没亲眼看到日出。我们学过课文,巴金的《海上日出》：“太阳像负着什么重担似的,慢慢儿,一纵一纵地,使劲儿向上升。”也学过刘白羽的《日出》：“原来是太阳出来了。它晶光耀眼,火一般鲜红,火一般强烈,不知不觉,所有暗影立刻都被它照明了。”哇,那一定是超级壮丽的景象。班主任钟老师告诉我们：“以前人们为了看日出,会特地爬到很高的山上,半夜起来等待。我父母就是当年在泰山看日出时认识、结婚的。”不过钟老师自己也没看过日出,她是地下出生的第一代。

我多想来亲眼看一下日出。后来帮我完成这个愿望的,是我最好的朋友莉莉。

莉莉是今年春节来到我家的。她是爸爸在公司年会上抽中的一等奖奖品。爸爸告诉我,“莉莉N67”原本是送货机器人,单手能搬起半吨的东西,服役5年后她的能量池衰减了,就退役变成家庭服务机器人。妈妈很不高兴,说：“你们这破单位,去年还抽的是新机子,今年奖品就成旧机子了。而且这种老型号有辐射吧?还不如二等奖的全息绿植模拟器。”可是我好喜欢莉莉,她长得跟哆啦A梦动画片里的静香一样漂亮,会做家务(妈妈嫌她炒菜不好吃),每天陪我上学,接我放学。我跟莉莉很快成了好朋友,什么心事都跟她说。我们班一多半同学家里早就有服务机器人了,孙沐宸还吹牛说他家的机器人能发射小型核弹,我才不信。我觉得莉莉是整个地下世界最棒的机器人。

过生日那天,爸妈问我有什么愿望,我说：“我许愿某一天能看到真正的日出。”他们笑了,说：“傻妞,日出有什么好看?”唉,他们真无趣呀。几个星期以后,一天莉莉接我放学时说：“涵涵,我有办法让你看日出了。”我高兴得一跳三尺高。接着莉莉告诉我,她刚发现我们住的集装箱红区换了一批新垃圾搬运员,是跟她型号一样的机器人,她可以带我混进去,跟着垃圾车走。垃圾车的终点是地面上的垃圾填埋场,我们藏在那儿,等几个小时就能看到日出啦。

自然课本里的第五章《地上》说,地面上温度常年低于零下20℃,地面空气也不利于人类呼吸。所以我用压岁钱偷偷买了电子御寒衣,又在文具店买了5个小型氧气罐。给我们的行动取名“日出大冒险”。激动人心的一天终于到来了,半夜3点钟,我蹑手蹑脚地爬起来,到储藏室去找莉莉,她每夜站在那儿充电(妈妈不让她在我卧室里陪我睡觉,说辐射伤脑子)。我们路过爸妈的卧室,听到爸爸那喝粥一样的呼噜声传了出来。我们打开门,走廊里每家每户门口都放着几个大垃圾袋,莉莉让我钻进一个袋子,假装也是一袋垃圾。我把电子御寒衣穿在外面,背上书包,蹲在袋子里,过了一会儿,听见外面传来轻轻的脚步声,是垃圾搬运员们来收垃圾了。莉莉一手提起装着我的袋子,跟在她们身后。

我被放到车上,闻到四周臭鱼烂虾的味儿。车嗡嗡

地开动,我不知不觉睡着了。是莉莉把我叫醒的,她隔着垃圾袋小声说：“涵涵,打开御寒衣开关,要到地面了。”我赶紧在胸口按一下,身上暖了起来。我又打开背包,取出一个氧气瓶,挂在胸前,把口罩形状的氧气面罩挂在脸上。只听格格的电梯门打开的声音,我们到了地面。

我认识的人里还没人去过上世界呢。我被挪动了两次,机器人离开,垃圾车开走,四周逐渐安静下来。我头顶的袋子口打开,莉莉说：“出来吧。”于是我爬了出来。我身上不冷,脑门和耳朵冷,就像打开冰柜门扑过来的那种寒意。我还听到耳边有奇怪的呼呼声,莉莉说：“那是风。”哇,我第一次听到了风声,有点儿像人轻轻吹口哨。头顶全是黑乎乎的,很多亮点,像针尖戳破的小窟窿。那是星星,我在天文馆见过。我往四周看,视野里一座座小山,莉莉说那都是等待处理的垃圾。

这时是凌晨4点48分,莉莉拉着我爬上最高的一座垃圾山。我们坐下等日出。我换了一个氧气瓶,激动得心怦怦跳,心里想着背过的课文,不知真的日出是不是那么美。莉莉也很兴奋。我说：“你以前看过日出吗?”莉莉想了一阵说：“也许看过,但我的记忆被清除过,所以不记得。”天空慢慢亮起来,能看得更远了,我看到很远的地方有个超级大的、门框似的东西,像两条腿一个屁股似的蹲着。我问那是什么,莉莉说那是以前地面的人工作的大楼,外号叫“短裤”。

莉莉搂着我的肩膀,她突然说：“你的衣服怎么变凉了?”我一看,御寒衣的电量只剩7%。莉莉问：“你充电了吗?”我才想起买回来忘记充电了,它只有出厂时的一些电量。莉莉想了想说：“不要紧,我用我的电给它充上。”她由于半夜就跟我出来,能量池没满,只有平时的一半。我有点害怕,莉莉安慰说：“没事,6点左右太阳就出来了,咱们看完赶快回去。”她从腰间拉出传输线,插在御寒衣的接口上,又帮我换了一个氧气瓶。

这时天空最远的地方开始变亮了,越来越亮,天的颜色也越变越浅,一个极圆极圆的头把它顶开一条缝,露了出来。我以前没见过真正的太阳,但我一眼就知道是它。它像个金子做的鸡蛋黄,又像一枚完美的硬币,正被天外的一只手放进储蓄罐里来。它不紧不慢,仿佛非常有把握有计划似的,一点点冒上来。它四周有很多碎面包一样的云块块,都被照得越来越亮。我顾不上说话,舍不得眨眼,死死盯着,好像面前正在发生一桩悲壮又伟大的盛事。啊,我忍不住大叫:你真美呀!

最后,太阳从那个缝隙里完全挣脱出来了,彻底地掉进存钱罐了。阳光好亮啊,好像把我整个人照成了透明的,让我只想永远做像这阳光一样好的人,永远不许坏念头进入被照亮的心。我感到有点难过,很孤独,想流眼泪,但又非常幸福。我想跟莉莉分享我的感受,回头一看,她的眼睛是暗淡的,她为了让我保暖,耗尽了能量。

我按下御寒衣上的呼救信号按钮,然后就等着,等的时候看到远处有几个人影在慢跑,边跑边吹口哨。他们没戴氧气瓶,奇怪,地面世界不是没人居住、也不能随意自由呼吸吗?

# 正午滂沱

栗鹿



正午时分,凶猛的日光瞬时被层层叠叠的乌云遮蔽。幽灵盯着天空,开始担心这一场雨,屋顶漏雨,家里还没凑出修缮的费用。这时,蝉鸣声倏地收住,三两只斑鸠扑扇着飞过屋顶,隐入小树林。接着天空被一道树根状的闪电劈开,杂货店像一艘孤立无援的船,落入暴雨的狂噬中几近沉没,旦夕之间,独自看店的幽灵切断了冰柜电源,从屋里拿出两个脸盆接水。雨太大了,半分钟就要往外面倒一次水。

大约半小时后,雨势终于减弱。屋外雨雾弥漫,汗和雨浸透了他的身体,他瘫坐在柜台后的靠背椅上,大口喘息着。他忽然想到冰柜的电源还断着,于是又立即起身去插电。但冰柜的电力并未恢复,原来是停电了。这时一个男人进来了,没有带任何雨具,全身滴着水,像一个刚刚经历了海难的幸存者,湿透的浅绿色衬衫海草般紧紧贴在身上,看上去很焦虑,似乎正被一些暴雨之外的问题所困扰。他想到什么,上前两步,把手搭在柜台上,伸长脖子,往里间望了望。

“一包玉溪。”他淡淡地说,有些心不在焉。玉溪长期卧躺于货架的最底层,幽灵俯身去拿。“一个人看店?”男人问。“嗯。”幽灵一边回答一边把烟交到男人手里。男人长得有一边像父亲。也许所有这个年龄的男人都让他想起父亲。毕竟他已多年未见过他。父亲的脸孔已经被重新构建,成为所有人。那晚也下这么大的雨,父亲穿戴好雨披,举着一个手电就往大雨里冲,说要去接一个人,再也沒有回来。

男人接过烟,出神片刻,然后递了张100元纸币过来。幽灵捏了捏纸币,然后说:“这张钱是假的。”暴雨来得迅猛,消失得也快。烈日一照,水气散尽。入夜后,幽灵沿着空旷的大街慢跑。虽然一些幽蓝的巷子可能还潜藏着隐蔽的雨水,但只要留心避开,完全不必担心跑鞋浸湿。互相遮蔽穿梭的梧桐枝叶之间,偶尔会被晚风带来一场小型阵雨,让人依稀记起午间曾下过一场狂暴的雨。

天黑以后,大街上鲜有车辆往来。疲倦的商铺依次收摊,街道上到处充满回声,像基里柯的画一样汇集着厚重的神秘。幽灵正在构思关于梦的小说。他的灵感来自于午休时的四层梦境经历,他的手表四次滑落,每次捡起都会通往一个不同的宇宙。当他从第四层梦境中醒来时,他发现表带确实松了,梦境跌落的过程大概历时11分钟左右。他回忆起方才进入第二层梦境时已经知道自己正在做梦,于是他得到一个区别现实和梦境的经验:在梦中,困境总是不断重演,很难逃离,哪怕它非常虚弱。不过一旦被识破,梦就开始服从。进入清醒梦后,梦主无所不能,他们建造不存在的房屋,编织不被拆穿的谎言,

享受永不熄灭的爱。按照这样的逻辑,幽灵决定将小说分为四个章节:猎梦、训梦、控梦、炼梦。构思到此便没有下文。

一只棕鸟掠过幽灵的头顶,叫得很慌乱。幽灵感到困倦,开始慢步折返。也许是太困了,幽灵被什么绊住,脚下踉跄,却没有摔倒。相反他腾空而起,甚至没有用力,就飞到了油松的树腰处。几番适应之后,他选择采用蛙泳的姿势遨游于半空中。

幽灵怀疑自己进入了清醒梦。起风时,飞翔更冷了。他蹬一蹬腿,去捕捉低处的流云。原以为流云会像溪流中的鱼,实际却更像林中的蝴蝶。幽灵徘徊在100米左右的空中,这样既能看清小镇的面貌,又不至于太贴近地面。世界陷入黑暗,路灯一盏接一盏把大街照得通透,反倒使他更加寂寞。

同学的家就在下一个路灯的转角处。幽灵突然想去打一个招呼,顺便见识下他新买的乔丹一代元年球鞋和大力神变形金刚。虽然夜已深了,但同学的家里依然灯火通明,所有的窗户都打着,大方迎人生灵与喧嚣。幽灵从窗户直接飞入了同学的房间,墙壁上贴满了NBA球星的海报,发皱的乔丹与崭新的科比毗邻相望,笑得同样灿烂。那双红黑相间的球鞋随意摆在墙角,旁边站着威风凛凛的大力神变形金刚,一切都和幽灵的想象吻合。他瞥见同学半裸着趴在书桌上,睡着了。幽灵没有叫醒他。他大胆地将双脚滑进46码的球鞋里,试图走到穿衣镜前。他没有成功,他的脚直接穿过了球鞋。当幽灵飘过穿衣镜时,也照不出自己的形象。“如果是梦的话也不足为奇。”幽灵倾着身子,飞出了窗户。

他突然失落伤心起来,担心飞翔会戛然而止。他闯入了一个遥远的棕榈树林。这里没有光,几乎看不见了。幽灵继续往林子更深处遨游,他想起半年前,曾和一群伙伴无意间来到这里。他们发现了一辆废弃的红色桑塔纳小汽车,它奇异地夹在两棵歪斜的棕榈树之间,车头已经撞得变形,一半车胎陷入落叶中。幽灵着了迷,他走近小轿车,抹了抹车窗上的灰尘,好奇又惊恐地往里看。这时身后的伙伴已跑出很远,他们不耐烦地喊着他的名字,叮嘱他小心有鬼。他还来不及看清,就被呼声架走了。

这一夜幽灵突然想要探索小汽车的秘密。他像觅食的蝙蝠一样在树枝间窜来窜去,终于在天亮前找到了那两棵歪斜的棕榈树。不过,小汽车不翼而飞,树下只有一具发脆的骷髅。它的头颅摇摇欲坠,耷拉着双手瘫坐在树下。

## 主题词写作——

## 日出



我们差不多年纪,骷髅突然说,我死的时候与你差不多年纪。

银色的月亮升了起来,把骷髅照得透亮。它确实不老。

是车祸,还是生病? 幽灵问。

不记得了。说完,骷髅顷刻化成一摊灰烬。幽灵想回到地面,把骨灰埋入土中,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。风起,骨灰很快被吹散。幽灵不再悲伤,应该飞到更远的地方才是。他飞越了棕榈树林,一条蜿蜒温柔的河流横亘在前,它怀抱整个小镇,再往远处他还从未到达。幽灵进入飞翔的狂喜之中,决定向更深的地方遨游去。

小镇上,一桩15年前发生的杀人悬案终于告破。日出时,人们又开始谈起这件尘封已久的往事,以及那位痛失独子的母亲。有人说她曾试图跳楼自杀,但没有成功。他们叹息她悲惨的遭遇和不可挽回的婚姻,好像达成了什么共识一样纷纷摇头。他们不知道的是,母亲的记忆已经变得模糊。案件告破之后,母亲向警方表示:她不见凶手,也不会出现在法庭上。

逃亡已久的男人终于归案,那些关于被追捕的噩梦也消失了。新闻媒体作了诸多报道,连毫不相干的路人也接受了采访。在交代作案动机时,男人的心脏像走错了时间的钟表一样晃动起来。15年后,记忆也开始左右摇摆,他不确定那天到底是去杂货店买了一包玉溪还是一包红双喜。他想的是另一桩事:总有一天,游戏厅的老虎机里会吐出血,钱会像暴雨一样倾下来,他的女人会带着儿子重新回到他身边。他带了一把锋利的短刀,刀背有一个优美的凹槽,有时他会好奇血从那里经过时会呈现怎样的状态。他没有想到亮起短刀时,男孩会奋不顾身地同他搏斗。他失手了。当短刀扎入男孩纤弱的脖子,鲜艳的血瞬间如烟火般绚丽迸发,然后减缓如火山岩浆。这时他才看清他的脸,鲜活、明媚,让他想起自己的孩子。在逃亡的岁月里,他再也没有见到过妻儿,他想象儿子长成了死去的男孩模样。他也忘记了当初杀的到底是谁,是那个素不相识的男孩,还是当时的自己。

附近的人工小河已经涨满,一些卑微的河底生物将被暴雨冲上岸来,而冰柜的电源再也没有被插上。在逐渐形成的肃穆的浪中,首先融化的是近乎透明的盐水棒冰,接着是花花绿绿的雪糕和甜筒,当人们取走那些幸存的饮料后,冰柜被转卖两次,最终丢弃在一丛不被重视的小树林中,生锈、长草,成为啮齿动物的家园。

纯洁的血和污秽的雨不断相互冲刷、融合,在幽灵周围形成新的湖泊。雨水洗去了足印和大部分指纹,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警察用白色粉末在尸体边缘圈出一个人形。收款机里只剩下零钱,屋顶没有被修好,但他再也没有担心过漏雨的事。

我想了想,还是决定对那天夜晚用上形容词,而且只有一个形容词:静谧的。我坐在凉亭边上,几条草鱼向我的影子聚拢过来,像白日那样吸引游客,急躁地跳出水面。即便已经深夜,它们还在熬夜,还在饥肠辘辘,撕咬着我的影子。我不是游客,身上就只带一根钥匙,什么都给不了它们,我都有些不好意思,于是就装作没看见,抬起头望向远方。湖被一圈桉树围绕,一串串黄色的花从树盖中探出头,风吹来,树枝在动,叶子在动,唯独花束一动不动,维持着莫名其妙的体面。桉树让我想起了,不久前,和两位朋友深夜开车前往乡下,去掉念一位亡灵。

山路蜿蜒难行,我们开了一辆皮卡,三人都是中度近视,还都有散光。我最怕昏暗的地方冒出一两束光线,它会被迅速切割成一条条的丝,像毛线一样有着刺绒,然后任意地拉长、折叠,呈现出一个扭曲的形态。我从湖面看那些光影也是这样的,它们在湖水中疾速地奔跑,相互碰撞,从一团变成一线再变成一点,慢慢地融化消失。湖底沉没了许多光,包括那些我所钟爱的,比如处女座形状的,又或是楚人墓地里的壁画,一只翩翩起舞的飞鹤。

一只鸟从车前掠过,同伴踩了一脚急刹车,我的头撞到了车顶。我们抱怨他,为什么不把那鸟撞死,现在它半死不活地躺在那地上,扑腾着翅膀,痛苦极了。为了安全起见,也为了其他的鸟,我们不得不降低车速,同时三个人眼睛不好的人一起盯着路面。这样很容易疲倦,在昏昏入睡时,有人循环播放了一首英文摇滚,车载喇叭倒是闹得热烈,而我们还是那样的沉默。

那天是周三,下午3点,我在处理一份材料的时候,接到了一通电话,得知朋友的父亲已于早晨在县城家里去世,当即送到殡仪馆火化,随后骨灰被运往乡下老家停灵。死亡像是一个生硬的事物,我对它无比陌生,半天没反应过来。直到电话里催促询问我参不参加葬礼,我才回过神,原来有人不在了。我想起为数不多接触葬礼的时候,总是跟在父母或亲戚的身后,他们的身躯遮挡了我直面死亡的视角。我给电话里的人一个模糊的回答,立马转过身给两个熟悉的朋友打电话。“他没说他父亲去世了,但是前几天跟我来了一通电话,说他爸不太行了,问我和医药贩子还有联系吗,他想买一些药。”那天,他哭丧着跟我说,他是独生子,没有兄弟姐妹,朋友就是兄弟。要是真到那么一天,拜托我给他帮忙。”当时,两人都在忙工作,回复我的时候模棱两可。到了下班的时候,我没有回家,而是在街上徘徊了许久。不知道他们那边办丧事有什么风俗,晚上能去奔丧吗?什么属相的要回避?他肯定很伤心吧。我打定主意,去一趟,宽慰一下他。正要打电话给另外两人的时候,电话已经打来了:走吧,出发吧。认识他们多年,从来没有这么默契。

车沿着省道不知道走了多久,反正是朝着西南方向走。一台拉活鸡的小货车挡在我们前面,连续地转弯,我们不敢超车,而是降低速度跟在那台小货车的后面。几只鸡把头从笼子里伸了出来,愣愣地看着我们,或许也没有看我们,只是头伸出笼子外,能好受一些。我从鸡那儿得到了灵感,也把窗户打开,耐心等待一阵鸡屎味儿过去之后,骤然闻到了草木的青气。是有人割草了吗?也许是某些植物在奋力地生长。谁还在秋天生长?有木芙蓉吧,在秋天开花,然后在冬天被冻死,来年又冒出一大堆。

我干脆像鸡那样伸出头。天空中没有月亮,不远处的山庄模糊不清,一阵阵狗吠传来,风从我身上掠过,大量的思绪从四面八方涌来。一瞬间,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场景,身体也变得笨重起来,整个人不想动了。靠在车沿上,我感觉自己仿佛是一尾鱼,随着车的颠簸上下游动。

“闭嘴!”当我是一条鱼时,那群鸡咕咕地叫了起来,居然嘲笑我。我钻进车厢,回过头问他们:“如果一个人死了,该怎么办?”

“打电话给殡仪馆,他们知道流程!”

“肯定要办什么手续,类似于证明的。”

“本地有好多的习俗!”

“对,要请道士来唱几天。”

……

我们根据导航,冲到了一个陌生的村子,垮子的狗顿时叫破天,村子被惊动了,家家户户疑惑地走出来,警惕地望着我们。由于不知道禁忌,我们又不不好意思问朋友是哪一家,于是退出垮子,又仔细研究导航,于是被带到另一个陌生垮落。在黑夜中,我们没有方向,到处撞,到处窜,似乎只有我们知道,世界上有一个明确的亡灵,而我们万万不能被破口说出。

后来朋友的亲戚给我打电话,说是来接我们,才发现导航在农村不怎么管用,岔路岔得有点远,走了半天,才到朋友家。他一脸憔悴,头上竟有几块斑秃。我们在灵堂磕头上香,对亡灵表达最后的追思。然后,像小时候那样,我们一人拿一个小板凳,围坐在门前。

朋友的话骤然多了起来。他父亲半年前没路子了,医生多次说,可以拉回去了,他舍不得,他父亲也舍不得,借了多少钱帮他父亲续命,父亲还是多器官衰竭,实在没有任何办法。说完之后,他大叹一口气,低下头陷入沉思。那个氛围很是尴尬,我们不知道聊什么,什么话题都显得不合时宜,只得静静地陪他坐着。许久,一个同行的人忍不住了,他起身走到朋友的身边,先是在那边犹豫地走了走,突然蹲了下来,抱了抱朋友。朋友顿时泪珠打满了眼眶。

朋友说:“等把这一切弄完了,想去钓几天鱼,已经一年没有钓鱼了。”

我们说:“会陪你去钓一场鱼。”

他又说:“要去那种很大很大的湖,乘船到湖中央,然后默念三遍鱼会上钩,再开始钓鱼。一直从白天钓到晚上,再熬个通宵!”

他说完,又安静了。我们一直陪着他坐到凌晨。村子里的习俗,办丧事不留宿外人,也不许送客人。我们打算回去了,朋友说:“千万记得下次去钓鱼!”

我们开车回县城的时候,路上没有一个人。车子快没油了,我们一路找加油站,乡镇加油站都关门了。为了省油,我们只能把空调关了。我眯了一眼窗外,有那么一种错觉,我仿佛看到了那片湖,几只跳动的青鱼。它们跟在我们的车后,随时准备张开血盆大口将我们统统吞噬。距离下一个加油站还有多远,我们不得而知,只能脚踩油门,准备尽快驶离这里。突然,山间出现了一团迷雾,开车的狂踩刹车,车在迷雾前停了下来。我们下车探路,好奇地走进迷雾,里头灰蒙蒙的,什么都看不见,光影形成长条形的叶子,一抖一抖的。我们像是在海藻里行走,而雾气就是水,这一切我都熟悉,还是那一片湖。我仔细观察那些藻类,上面密密麻麻横七竖八的线条,如同文字,去辨别,又完全看不懂。当我触碰藻叶,我明显感觉痒了,我低下头,我真的痒了,肚脐钻了进去,有东西在我身体里消失,某些记忆,某些情绪,某些心情,然而我都不清楚到底哪些东西消失了。这时仰起头,天上出现了一只巨大的眼睛,如同一轮落日,又是一轮初日,在盯着下面看。我想了半天,终于晓得了,于是蹦跶几下,像那些青鱼一样。

# 非主要的细节

废斯人

